

卷苑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 晚清女作家左錫璇、左錫嘉在戰亂中的情天遺恨

林玫儀*

一、前言

晚清陽湖女作家左錫璇、左錫嘉姊妹夙負盛名，近人論及清代才女，二人多受矚目。然而錫嘉有《冷吟仙館詩詞稿》¹刊行，錫璇詩詞集卻大多未曾付梓，世所習知者，僅有《晚晴簃詩匯》所錄詩作十八首、《小檀欒室彙刻閩秀詞》所收《碧梧紅蕉館詞》一卷五十六闕，另有載於詞話之零星詞作若干闕²，其生平事跡與作品內容，今人頗感陌生。筆者近年致力蒐輯清人詞集並作校訂，曾於上海圖書館覓得錫璇詩詞集共五種，包括署名「左芸娟」之《碧梧紅蕉吟館偶存詩草》一卷一種；署名「左錫璇」之《碧梧紅蕉館吟草》不分卷、《碧梧紅蕉僊館詩草》一卷、《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二卷《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一卷，共三種；以及不著撰

* 林玫儀，本所研究員。

¹ 《冷吟仙館詩稿八卷詩餘一卷文存一卷附錄一卷》，收入曾詠、左錫嘉：《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光緒十七年（1891）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冷吟仙館詩稿》八卷包括《浣香小草》一卷、《吟雲集》二卷、《卷苑吟》一卷、《冷吟集》四卷。曾詠部分，則為《吟雲仙館詩稿》一卷。筆者又於上海圖書館獲見另一套《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前有《曾氏家訓》一卷，未有錫嘉外孫婿世鑠跋、錫嘉次子曾光煦誌語及錫嘉致光煦家書一封，稱為〈訓政家書〉。〈家書〉後又有其三子曾光岷之〈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一文，所敘錫嘉生平事蹟，多有他人未言及者。

² 如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載〈眼兒媚〉（清淺銀河淡不流）、〈清平樂〉（秋風蕭瑟）、〈蝶戀花〉（月過西窗涼似水）、〈疏影〉（一宵風雨）四闕；李佳《左庵詞話》亦載〈疏影〉（一宵風雨）一闕。以上分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冊，頁2728；第4冊，頁3116。

人之《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不分卷一種。五書汰除重複，共得詩五六三首，詞七十一闋，均為極罕見之資料。另筆者有幸獲睹袁行霈教授珍藏錫璇畫作，其上題詩一首³，加上《晚晴籜詩匯》及小檀欒室本《碧梧紅蕉館詞》所收而未見於上述五書者，尚有詩一首、詞二闋，故錫璇作品目前可知者，計有詩五六五首，詞七十三闋。筆者已將各集詩詞輯錄彙校並作考述，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相繼發表⁴。此外，又蒐得錫璇夫婿袁績懋《味梅齋燼餘草》及《味煤齋偶存》二集，加上錫璇集中所附袁氏唱和者二首、同作及聯句之作共十首，合計有詩三七一首⁵，復從《國朝詞綜補》檢得其詞作三闋⁶，皆頗為珍貴。

透過錫璇及其夫婿之大量作品，可探索二人之生平經歷及生命情調⁷；由此方

³ 該畫題詩一首云：「香染玫瑰露氣濃，刺寒花重不禁風。三春新結同心勝，未肯逢人怨落紅。歲次甲申季夏卷施閣老人為念繩次孫作。」甲申為光緒十年（1884），時錫璇五十六歲，據此，可知其晚年又自號「卷施閣老人」。見林玫儀：〈鸚鵡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從風騷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世新大學，2009年），頁253。

⁴ 五書版本概況及錫璇詩詞作品之輯校，詳見林玫儀：〈左錫璇詩詞集輯校（一）〉、〈左錫璇詩詞集輯校（二）〉、〈左錫璇詩詞集輯校（三）〉，分別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頁255-308；第17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187-232；第18卷第1期（2008年3月），頁175-204。錫璇五書原無頁碼，作品亦無編號，為方便比對，輯校時各首悉予編號。本文為省篇幅，所引用錫璇詩詞，除必要者外，僅標明序號，不另出注；各本間文字異同，詳見上述三文。

⁵ 《味梅齋燼餘草》四卷，包括《樞禁吟薇草》、《箬舸南遊草》、《鋤蘭蕪蕙草》、《桃源漁隱詩草》，總計三〇五首，其中一首為與友朋聯句之作。《味煤齋偶存》一卷，為稿本，略有殘缺，完整詩作有九十六首，其中一首為袁氏與其元配吳夫人聯句之作。此書乃《味梅齋燼餘草》卷一《樞禁吟薇草》之初稿，然較《樞禁吟薇草》之四十二首多出一倍有餘。關於二書之內容與文本彙校，詳見林玫儀：〈袁績懋詩集輯校（上）〉、〈袁績懋詩集輯校（下）〉，分別發表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8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143-186；第19卷第1期（2009年3月），頁213-239。二書原無頁碼，作品亦無編號，為方便比對，輯校時各首悉予編號。本文為省篇幅，所引用袁氏詩作，除必要者外，僅標明序號，不另出注。

⁶ 見丁紹儀：《國朝詞綜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32冊，頁423-424。按：此三詞分別是〈一叢花〉（秋聲萬里度長空）、〈古陽關·曉雨和象如內弟〉（纔送春光去）、〈翠樓吟·與內子芙江話舊感而有作〉（煙鎖離魂）。前二首亦見《聽秋聲館詞話》。況周頤《薇省詞鈔》所收袁氏三詞殆據此轉錄，見《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205冊，頁734-735。

⁷ 詳見〈鸚鵡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一文所述。

知，錫璇與其妹錫嘉同為薄命紅顏，婚姻皆以悲劇收場，而導致悲劇之關鍵，乃是太平天國之戰亂。

按：錫璇與錫嘉均於咸豐元年(1851)出閣⁸，是年太平天國建立⁹。爾後遍地烽煙，二人夫婿均投入平亂。咸豐八年(1858)，錫璇之夫袁績懋為守福建順昌城，遭敵兵圍攻而陣亡。《清史稿》及《大清畿輔先哲傳》均謂袁氏為賊所執，「刃亂下，醢而死」，可謂慘絕人寰¹⁰。錫嘉之夫曾詠於咸豐九年(1859)任江西吉安府知府，太平軍圍城，曾氏因抗敵之事蒙受不白之冤，被議落職，後於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應曾國藩之邀至安徽安慶佐軍；隔年八月積勞成疾，臥病太平營次。錫嘉得信，急買舟前往，未抵達而曾詠已卒。錫嘉扶柩返回吉安，親畫遺像，籌辦喪事。同治二年(1863)八月，錫嘉攜稚齡之三子五女，載曾詠及其弟、姪三具棺木回鄉；孤舟入蜀，途中既遭盜劫，又遇暴風。費時五月，歷盡艱辛，始於同治三年正月將曾詠遺骨送歸故里。到達之日，恰逢萱堂壽誕，不敢稟聞，次日方扶柩至家。曾詠離家十八年，錫嘉首次拜見公婆，卻是孤兒寡母扶棺而至，誠為人間慘事¹¹。其時亦是太平天國敗亡之年¹²。姊妹二人之姻緣路竟與此戰亂相終始，所謂在劫難逃，令人不勝唏噓。

⁸ 袁績懋歿後，錫璇為撰〈招魂〉(563)，云：「余自年歲之締好兮，幸薦蘿託乎喬松。溯八載以相處兮，永無詠乎終風。」明言二人僅有八年夫妻緣分，而袁績懋卒於咸豐八年(1858)，可見歸嫁袁氏當在咸豐元年辛亥(1851)。詳見〈鵲鵲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頁256-257。而錫嘉亦於同年嫁予曾詠，錫嘉三女婿林尚辰所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云：「咸豐辛亥，歸外舅太僕公為繼室。」見《冷吟仙館附錄》，頁32b。

⁹ 《清史稿·本紀二十》謂太平天國成立於咸豐元年(1851)：「閏八月甲申朔，新墟眾首洪秀全陷永安州，踞之，僭號太平天國。」見〔清〕趙爾巽等撰，啟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717。然羅爾綱所撰《太平天國史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卻謂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十日，洪秀全生日，正式於金田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見該書頁4。茲從《清史稿》。

¹⁰ 見《清史稿·列傳二七七·忠義四》，頁13544。又見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傳三十七·忠義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201冊，頁24a。

¹¹ 以上參用瞿惠遠：《左錫嘉及其詩詞稿研究——以生平境遇為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7月，林玫儀教授指導)，頁131-133，附錄二〈左錫嘉年表〉。

¹² 據《清史稿·本紀二十一》載：同治三年六月官軍克復江寧，洪秀全先自盡，其子福瑱遁逃，捕獲賊首洪仁達、李秀成，江南遂平。命戮洪秀全屍，傳首各省。七月洪仁達、李秀成伏誅。洪福瑱遁入湖州，十月於石城被緝獲，乃誅之。見頁799-803。

二、因君消息斷，累我夢魂驚—— 魂牽夢繫、備受煎熬的靈魂

古代閨閣婦女，咸以夫婿為生活重心，故論錫璇一生經歷與其心境，須從其夫袁績懋敘起。袁績懋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榜眼，豪邁剛正且才情過人，乃是國之棟樑，然卻懷才不遇，一生沉潦下位，最後落得英年慘死。究其壯志難伸之原因有二：一是稟性剛直，不能取媚當道，故為權貴所惡；二是父母相繼過世，連續守喪數載，以致影響仕途發展。先就前者分析，《大清畿輔先哲傳》云：

績懋幼承家學，讀書精考證。年未及冠，通群經之學；辨晰疑義，往往為先儒所未發。為文宏博壯麗，能自成一家，一時名公鉅卿，若林則徐、慶麟，皆雅重之，推為偉器。道光十七年舉於鄉，二十七年成進士，殿試以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舉朝爭以得人賀。顧性強直，落落不能事權貴人，權貴人多銜之。及散館，當道某故抑其文，而上眷素優，仍以編修擢用。咸豐初元試正大光明殿，尚書祁雋藻拔其卷置第一。執政以他事嗾言官劾之，改主事，分刑部。旋丁父艱，遂奉母扶柩南旋，主講暨陽書院，以實學教士子，分課經史、詞章、經濟、金石諸門，再主河南彰德畫錦講舍，教亦如之。以母憂歸里。……值洪楊亂起，東南糜爛無完土。績懋慨然以澄清天下為志，閩中大吏屢書徵召，績懋乃援例以道員赴閩。¹³

「顧性強直，落落不能事權貴人，權貴人多銜之」云云，道出袁氏受壓抑之基本原因，故咸豐元年之應試，尚書祁雋藻明明拔其卷置第一，結果卻以他事降官，改主事，分刑部。關於此事，袁氏同年丁壽昌曾明說是「因考差降官比部」¹⁴，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亦曾對此大表不平，云：

凡翰詹兩衙門及甲班中書、部屬之已補缺者，皆准考試試差，其願赴與否聽

¹³ 見《大清畿輔先哲傳·傳三十七·忠義二》，頁23a-b。

¹⁴ 丁氏有〈弔袁厚庵績懋觀察〉一詩，題為「厚庵同年以第二人授職編修，因考差降官比部，援例觀察閩省，領兵勦賊，奮不顧身，為賊支解，詩以弔之」。詩云：「平生磨礪命躔宮，一旦捐軀作鬼雄。賈誼長沙嗟命薄，嗣宗廣武歎途窮。妖狐篝火奇才盡，短蠅含沙往事空。如此科名應不負，雍容勝作黑頭公。」見丁壽昌：《陸州存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卷3，頁11b。

之，亦無因之升官降秩者。咸豐乙卯，袁厚安編修績懋以考差引見，忽奉旨改官主事，舉朝莫明其故。袁常州人，道光丁未以第二人及第。¹⁵

按：袁績懋以殿試第二名進入翰林院任編修，揆諸清代授官通例，一甲三人散館後大多留在京師任職，鮮有如袁氏之經歷者，其受排擠打壓不言可喻。

次就守喪而論，上引《大清畿輔先哲傳》只提及袁績懋先後為父母守喪，並未說明其雙親何時過世。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國史館本《忠義傳》卷三十四之三〈袁績懋傳〉云：

袁績懋，順天宛平人，祖籍江蘇，二十一年由舉人考取內閣中書，二十七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三十年留館。咸豐元年考試試差，引見，特旨以主事用，分刑部。旋丁父憂，四年，丁母憂。七年，服闋，捐道員，分福建。¹⁶

又「袁績懋傳包」之六為吏部來片，乃「候補道袁績懋出身履歷」，其中亦云：

咸豐元年四月二十日考試試差引見，奉旨擢分部，以主事用。……今籤掣刑部行走。元年五月初六日，丁父憂，四年二月接丁母憂。……七年三月服滿起復，遵籌餉例捐道員，分發福建試用。¹⁷

非但明謂其父母分別卒於咸豐元年(1851)及四年，後者且載明月日。按：袁氏有〈七月八日舟中，夢與何廉昉吏部杖、龐寶生宮庶鐘璐、馬谷笙刺史振衢同遊西山。賦詩有「腳跟日月轉金輪，袖底星辰洒珠彈」，醒後書此足之，并寄三君子〉詩(242)，其中「馬融符竹忽剖黔，袁粲焦桐竟入爨」二句下注云：「谷笙於庚戌冬得貴州刺史，余於辛亥秋奉諱還里。」辛亥即咸豐元年。袁績懋當年秋季攜新婚妻子錫璇奉母回里，即因歸葬其父；袁氏另有〈到家〉詩，有「麻衣六載天何酷」一語¹⁸，亦可證確是連續守喪六年。唯履歷片謂其母卒於「二月」，則非。按：袁績

¹⁵ 此條題為「袁厚安編修因考差改官主事」，唯陳氏作「咸豐乙卯」，則非是。袁績懋散館在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考差降官事應在咸豐元年辛亥(1851)。見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6年)，第41編，卷7，頁765。

¹⁶ 見清國史館本《忠義傳》卷三十四之三〈袁績懋傳〉(傳稿2483號)，其中「三十年留館」一句，似擬乙去。清國史館本《忠義保泰傳》之三(傳稿1607號)與此略同。

¹⁷ 此傳包包括忠義袁績懋傳二種、袁績懋事蹟冊、忠義袁績懋傳稿頁、吏部咨覆袁績懋世職片文、吏部送袁績懋出身履歷片文等，共六件。吏部來片見傳稿1304-6號。

¹⁸ 〈到家〉一詩云：「年來息轍返江城，定有慈親喚小名。今日總惟長寂寞，空教血淚洒縱橫。麻衣六載天何酷，鐵騎千重世未平。悵望揚州騎鶴去，誰憐遊子問征程。」(291)

懋〈汪夢梧學博彥樹以近作見示，即和其秋懷八首〉之八(284)，首句為「自憐血淚洒靈旗」，下注云：「先慈於八月中棄養。」可知其母乃卒於仲秋八月。

綜上所述，袁氏確是出仕未久即連續守喪六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載有袁氏仕宦履歷單，云：

袁績懋，現年三十八歲，係順天府宛平縣人。由監生中式，道光十七年丁酉科舉人。二十一年考取內閣中書，二十七年丁未科中式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充國史館協修。咸豐元年考差引見，奉旨以主事用，籤分刑部廣西司行走。七年正月遵籌餉事例，在戶部捐銅局捐輸，請以道員分發福建試用。三月六日由吏部帶領引見，奉旨著照例發往。¹⁹

亦可印證袁氏自咸豐元年至七年之間，確有六年未授官職。故此六年中，袁績懋為求仕求食而往來各地，其〈到大梁口占〉二首之一云：

八年六度賦游梁（自戊申至乙卯，已六次矣），鞍馬蕭條向夕陽。自笑此身同社燕，春來秋去為誰忙。(351)

戊申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乙卯是咸豐五年(1855)，八年中六次往來大梁，道盡浮踪無定、奔波勞碌之苦。其時遍地烽煙，袁氏將所聞所見筆之於詩，其詩作殆為戰亂之實錄。而由此亦可得知袁氏屢屢身歷險地，無怪乎深處閨中之左錫璇，時時為其安危憂懼不已。按：洪秀全起事之初，其活動範圍仍在廣西境內；至咸豐二年(1852)則由廣西入湖南、湖北，三年更擴展至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河南、山西與直隸一帶。袁績懋詩往往可循線考訂作年，茲略述如次：

(一)〈哀武昌〉云：

壞雲接天黑，櫓槍互三湘。峩峩武昌城，一炬心孔傷。我朝二百載，恩德洽黎蒼。自平胡夏後（康熙年胡耀乾、夏逢龍據武昌作亂），萬姓安且康。厄運值陽九，井蛙忽跳梁。養癰成巨痛，縱虎出高岡。岳陽既無備，門戶嗟已亡。漢皋本難守，兵潰賊逾狂。逞彼犬羊性，躡此傀儡場。四顧竟無人，都會居豺狼。徐公數城北，其貌竟不揚。常袞鮮奇策，臨事徒倉皇。一死等鴻毛，何能及童孺。餘子慨難數，守陴苦無方。但能捐頂踵，即可扶綱常。可憐武昌民，困苦逢黃楊。深林少靜柯，危巢有驚吭。簷端震礮火，夢裏飛刀光。白

¹⁹ 見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冊，頁540-541。

骨積皚皚，流血聲浪浪。赤眉與銅馬，不久膏斧斨。蒸黎愴何辜，小劫成紅羊。矧聞楚氛惡，江上飛餘艘。旌旗盼陸抗，撫馭勞張湯（時陸立夫制軍與張小浦中丞在九江防堵）。皖江山百重，白下樹千行。形勝扼上游，防範宜周詳。寄言司牧者，慎勿學武昌。（221）

陸立夫即陸建瀛，張小浦即張芾。詩中提及二人在九江防堵事，知作於咸豐二年（1852）年底，其時太平軍入湖南、湖北，漢陽、武昌相繼失守，陸、張二人銜命赴九江上游扼守²⁰。

（二）〈憶舊行寄懷常鏡峯懿慶、李紫蕃樞兩大令〉云：

長安城頭一輪月，三人對影心相結。武昌城外千層山，兩人一別何時還。故交契闊隔江漢，蠱爾封狼忽生亂。愁心一夕度三湘，幾日東風吹不轉。常君握篆在漢皋（常作漢陽令），徵兵練勇氣頗豪。事權掣肘竟無濟，孤城委棄乘輕舸。李君分符在安陸（李作鍾祥令），蒿目瘡痍堪一哭。南鴻久已隔音書，天涯生死真難卜。宦海風波頃刻生，傳來消息倍心驚。臨危只恐成塗炭（時聞賊兵已至鍾祥），失律尤難避典刑（時常君奉旨嚴查）。故人多難逢蛇蠍，我亦傷心怨啼鴉。宦味先嗟七不堪，世事真宜六太息。回憶都門共酒瓢，春光如海月如潮。六年舊事都成夢，百感蒼茫涕泗交。緘書欲致雙飛翼，復恐書成君不得。滿地烽煙鼓角哀，一片紅雲壓城黑。（226）

咸豐二年，太平軍自長沙躡岳州，犯武昌，李樞時任鍾祥令，設伏擒敵；「聞賊兵已至鍾祥」云云，即指其事²¹。又常懿慶咸豐二年正任漢陽令²²，亦可佐證此詩之

²⁰ 《清史稿·本紀二十》載：咸豐二年十一月賊近湖北，敕琦善嚴防河南邊境，詔張芾嚴防沿江要隘，其後賊陷漢陽，命陸建瀛馳赴上游防堵。見頁 722。又〈列傳一八四〉載陸建瀛事，謂咸豐二年秋，賊犯湖南，越洞庭而北，勢張甚。建瀛上疏論戰守事宜，文宗甚為嘉許，諭以審度軍情，如須親往，可速籌方略，不遙制。既而漢陽、武昌相繼淪陷。十二月，授建瀛欽差大臣，督師赴九江上游扼守。見頁 11795-11797。又〈列傳一八六〉載張芾事，謂咸豐二年授江西巡撫，時粵匪方圍長沙，詔芾偕在籍尚書陳孚恩籌防。未幾，岳州陷，芾駐守九江。見頁 11818-11819。

²¹ 《清史稿·列傳二七八·忠義五》載：咸豐二年粵匪自長沙躡岳州，犯武昌，所在奸民競起，鍾祥馬騾子、襄陽郭大安、天門蓋天王皆盜魁，黨眾滋事。李樞教練壯士千餘人，捕馬騾子及其黨數十人斬之。偵知郭大安方謀以眾投粵賊，設伏間道擒之。又乘大霧掩擊蓋天王，悉俘其眾。時武昌、漢陽相繼淪陷，上游諸郡能安然無恐，蓋得力於李樞平定諸盜之功。見頁 13575。

²² 按：常懿慶事跡不見於《清史稿》，唯故宮博物院藏有李兆洛撰《紀元編》三卷附《韻補》一卷，為清咸豐二年漢陽令常懿麟重刊本，可佐證本詩寫作時間確為咸豐二年。

寫作時間。

(三) 〈聞流賊竄入河北，而伯兄潮生方赴鄴郡，久無音信，感賦〉四首云：

羽林千騎趁歸鞭，賊黨如雲夜控弦。潁上河山餘夕照，洛中烽火接遙天。藩籬自棄株難守，萌蘖初生蔓已延。稍喜捷書傳陸贄，梁園風月尚依然（陸稼堂中丞連獲勝仗，省垣未為賊兵攻破）。(236)

蒼莽平沙擁大河，投鞭直欲駕鼉鼉。神龍震怒沉舟楫，狡兔狂奔避網羅（賊兵渡河，溺者甚眾。時河口無人守禦，賊遂徑至北岸）。光弼旌旗空有色，平原涕淚恐無多。燕雲咫尺宜珍重，夙夜頻揮挽日戈。(237)

屢為飢驅作遠遊，更逢兵燹阻征郵。寒氈寂寞嗟雞肋，客路倉皇信馬頭。東去鶯鶯勞別夢，南飛烏鵲帶新愁。江湖滿地風波惡，且逐歸帆理釣鈎。(238)

秋氣蕭條草木驚，江關豺虎尚縱橫。勢成犄角棋逾劫，病到瘡痍藥轉輕。金帶屢開丞相讌，石頭徒築護軍營。夜深龍劍凌風吼，似為英雄訴不平。(239)

陸稼堂即陸應穀，「賊兵渡河」云云，應指林鳳祥、李開芳自汜水渡河事，時在咸豐三年(1853)²³；而所謂「陸稼堂中丞連獲勝仗，省垣未為賊兵攻破」，亦與《清史稿》載咸豐三年陸應穀等防堵賊兵事相呼應²⁴，可見此四詩應作於咸豐三年。

(四) 〈汪夢梧學博彥樹以近作見示，即和其秋懷八首〉云：

健筆如山峙霍宮，憂時真有浣花風。驚心烽火三吳接，蒿目瘡痍四海同。霜氣崢嶸標勁草，秋懷寥落感飛蓬。希文兵甲羅胸久，都在長言詠歎中。(277)

海波鼎沸擁天吳，百道空虛盡坦途。楊僕樓船潛鐵甕，陸機單袷委銅符。官民離散爭青雀，城市荒涼竄赤狐。如此江山旬日棄，軍心恆怯古來無。(278)

²³ 《清史稿·列傳一七九》載：咸豐三年粵匪踞江寧，分黨由安徽入河南，歸德等地相繼淪陷，賊繼窺開封，清廷令總兵花里雅遜布屯延津防河、雙祿守彰德為後繼，而賊酋林鳳祥、李開芳已自汜水渡河，陷溫縣，犯懷慶。見頁 11749。

²⁴ 《清史稿·本紀二十》載：咸豐三年五月陸應穀奏亳州失守，賊撲汴梁，敕江忠源、勝保統兵馳赴河南。其後開封解嚴，賊南竄中牟、朱仙鎮，敕托明阿等追之；九月再敗之潞城、黎城，賊竄直隸，入臨洺關。見頁 722-726。

江北江南盡將臺，軍聲雄似海潮來。可能并力收遺孽，祇有連營障濁埃。
豺虎已成犄角勢，鷹鷂難覓出群才。東南半壁餘斜照，百萬飢鴻枉告哀。

(279)

八閩賊黨焰難收（時上海亦未收復），誰向申江展壯猷。群小效顰偏得志，諸君
高壘已無尤。長圍空領三千騎，酣戰惟餘百里侯（謂丁蘭溪大令）。寄語瀛洲真
學士，漫教虺蜴起邊愁。(280)

縱橫窮寇逞餘威，劫掠脂膏橐盡肥。河洛方欣官埃冷，薊門又訝羽書飛（賊
已竄入直隸）。六軍擊尾空勞力，諸將同心定解圍。遙盼元戎操勝算（謂勝克齋閣
學），捷書早向柳營揮。(281)

兵革頻年轉餉難，天儲民力兩凋殘。搜羅杼軸迫殷戶，鼓鑄錢刀出大官。
聖主運籌心已瘁，將軍坐食夢俱安。閭閻生計彌艱迫，從此馮驩缺屢彈。

(282)

豕突鯨奔不易防，浮生草草夢黃梁。避囂何處尋安土，解悶惟宜入醉鄉。蕘
萊成蹊難展步，萑蒲應募恐無良（江西黃學川願募綠林破賊，恐亦非善策也）。與君同
覓桃源路，蟹舍魚磯尺五莊。(283)

自憐血淚洒靈旗（先慈於八月中棄養），株守江鄉雪滿籬。名不求知方是隱，貧
原非病卻難醫。棲岩菌桂無顏色，入網冥鴻損羽儀。幸遇汪倫情最厚，流連
詩酒屢神移。(284)

三吳泛指長江下游一帶。咸豐三年(1853)之初，賊兵率眾下江南，二月即進軍南
京，並分軍攻克鎮江、揚州²⁵。前四詩所寫事應即指此。勝克齋即勝保，《清史
稿·本紀二十》云：「（咸豐三年）九月癸卯朔，……賊竄直隸，入臨洺關。……
丙午，賊陷柏鄉。江西南昌圍解，賊復竄踞安慶。丁未，調魁麟為禮部尚書，花沙
納為工部尚書，以勝保為漢軍都統。」²⁶可為佐證。

（五）〈聞桐城失守弔呂鶴田侍郎賢基、朱臥雲比部麟祺〉二首云：

請纓慷慨出卿曹，耿耿丹心貫孟勞。江上孤城危似卵，淮南群寇亂如毛。

呂端力盡無長策，光弼兵殘有短刀。回首烏山空太息，將星黯淡陣雲高（侍
郎籍隸旌德）。(310)

²⁵ 《清史稿·本紀二十》云：「（咸豐三年）二月……壬辰，賊陷江寧。……三月乙巳，賊陷鎮
江、揚州。」見頁 723-724。

²⁶ 同前註，頁 726。

朱雲豪氣賦從軍，幕府風流迥出群。隻手豈能當大敵，寸心猶欲靖妖氛。魂歸瓜步迷衰草，血染桐陽泣暮雲（臥雲家在揚州）。戰馬負屍行十里，傷心惡耗不堪聞。(311)

桐城於咸豐三年(1853)十月陷落，十一月呂賢基殉職²⁷，可知此二詩乃作於咸豐三年。

(六)〈差次同安，偶成四章，寄懷汪夢梧學博並同學諸君子〉四首之四云：

昔我夢乘槎，隨風入南海。今我來閩中，夢境宛然在。
此邦被兵燹，蒿目皆瘡痍。民情習爲盜，誅夷終不悔。
司牧盡雜流，朝更夕又改。恩威互相濟，首在求賢宰。
空糜太倉粟，搔首每生慨。所望良朋書，惠我作模楷。
明月忽飛來，屋梁作光采。(358)

同安在福建，此組詩之寫作時間可由第二、三首見其端倪。第二首云「澄江誰最憶，我憶垂露軒」，第三首云「主講皆經師，多士共陶淑」，知所懷念者乃是澄江暨陽書院之友生。後首又有「所嗟俗未淳，勦襲與輕薄。我欲革其習，六載勤磨琢」等語，可見在暨陽前後凡六載。錫璇有〈壬子夏四月，厚齋講席暨陽，遂移居於澄。因感歲月之頻遷，浮踪無定，誠可慨嘆，因日涉垂露軒，頗為幽適，偶作長律五首，聊遣離悵云耳〉組詩(466-470)，明謂袁氏講學暨陽書院始於咸豐二年(1852)。可佐證此詩之撰作，應在咸豐七年(1857)初至福建時，其時福建已瀰漫在戰火之中。

(七)〈自歷戎行，倏已四月。七夕已屆，人各一方。細雨孤燈，愴然憶別。口占二絕，以寄芙江〉二首云：

連歲浮蹤作遠行，今年按劍賦長征。燈前一夜蕭蕭雨，似向天河洗甲兵。
(359)

²⁷ 《清史稿·本紀二十》載：咸豐三年十月賊陷桐城，十一月又陷舒城，辦團大臣侍郎呂賢基死之。見頁 727。又〈列傳一八六〉謂咸豐三年八月，賊自江西竄踞安慶，呂賢基赴舒城、桐城勸募團練，為官軍聲援。其後賊復犯桐城，紳士馬三俊率練勇迎戰失利，遂失守。已革按察使張熙宇退駐大關，賢基抗疏劾之。時方駐舒城，或告以無守土責，未轄一兵，而賊鋒甚銳，可退守以圖再舉。賢基曰：「奉命治鄉兵殺賊，當以死報國，敢避寇倖免乎？」十月賊至，登陴守禦，城陷，死之。見頁 11813-11814。

曾從七夕訂歸期，話到中秋已恨遲。滿地烽煙何日掃，空勞雲錦說相思。

(360)

按：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所載袁氏仕宦履歷單，袁績懋是於咸豐七年(1857)三月六日由吏部帶領引見，以道員身分赴福建。此詩謂「自歷戎行，倏已四月」，可知乃作於咸豐七年七月初。

以上各詩的時代，除後三首外，都集中於咸豐二至三年。詩中顯示在位者顛預無能，臨事倉皇，下屬縱然有所作為，亦屢遭掣肘，甚至枉受嚴懲，致使士氣低落、潰不成軍；然敵人卻日漸壯盛，已成燎原之勢，終至一發不可收拾，江北江南盡皆淪陷。袁氏詩中「簷端震礮火，夢裏飛刀光。白骨積皚皚，流血聲浪浪」、「縱橫窮寇逞餘威，劫掠脂膏橐盡肥」、「驚心烽火三吳接，蒿目瘡痍四海同」、「東南半壁餘斜照，百萬飢鴻枉告哀」云云，寫各地飽受戰火蹂躪，滿目瘡痍、哀鴻遍野之景象，歷歷如繪，令人驚心動魄。透過袁氏寄與錫璇之書信或詩作，浮現在錫璇腦際者，即是充滿刀光血影、燒殺擄掠之畫面，其心緒隨著袁氏足跡，亦形成一段虛擬的行旅經歷。由於不能隨時掌握袁氏音訊，錫璇內心惶恐難安，故此段虛擬旅程，較諸實際經歷，更令人膽顫心驚。也由於錫璇對戰事之關切，以致夫婦相聚聯句時，竟以戰況為題，如：

西粵烽煙接九霄，荔宮何日值甘蕉。軍威已似雲龍盛，敵勢難同水蛭消。瀘水空揮諸葛扇，蠻溪時漲尹公潮。從戎我欲彈長劍，剪滅鯨鯢在此朝。 (〈聞廣西賊氛未平，與厚安聯句復用前韻〉，392)

匝地烽煙接漢皋，楚山湘水陣雲高。燈前看劍心猶壯，夜半聞雞氣倍豪。回首空城悲玉石，驚心樓櫓趁風濤。洗兵何日逢時雨，我欲從戎試戰袍。 (〈聞賊兵圍武昌城，感賦，與厚安聯句〉，459)

此種題材於女作家來說，甚為罕見。錫璇另有〈水調歌頭·小除夕〉(離合自今古)詞²⁸，甚至出現「欲借吳鉤三尺，掃淨邊塵萬里，巾幗事征鞍」之語，在在可見其

²⁸ 〈水調歌頭·小除夕〉(018)云：「離合自今古，斬不斷情關。東流流水不盡，何日復西還。欲借吳鉤三尺，掃淨邊塵萬里，巾幗事征鞍。多少心頭恨，清淚不勝彈。酒樽閒，人影瘦，夜燈寒。不知今夕何夕，獨醉不成歡。人世悲歡不定，歲月一年已盡，無語倚空欄。風雨荒村夜，歸夢到長安。」

對天下太平冀望之深。得知袁績懋在行旅中陷身危城，固然讓錫璇擔憂不已；若是久無音訊，則更令人忐忑難安。錫璇詩詞中隨處可見此種不安情緒之流露。詩如〈望書不至，悵然有作〉云：

輕寒料峭怯衣單，無限蒼茫獨倚欄。佳節每從愁裏度，名山慣向客中看。
霜砧夜搗秋風碎，班馬晨嘶驛路寒。此日天涯共悵悵，憑誰為我報平安。
(456)

〈久不得厚菴消息卻寄〉云：

路行苦無定，歲歲事長征。烽火連吳楚，關山滿甲兵。
因君消息斷，累我夢魂驚。嘹唳鴻聲裏，無聊空復情。(479)

〈寒夜獨酌寂寞寡歡，口占一律，聊以破悶〉云：

脈脈含愁坐，沉思百感并。風狂燈燄小，夜冷粟肌生。
星影隔簾碎，幽魂達旦驚。幾時整歸棹，把酒話離情。(521)

詞如〈卜算子〉云：

蛙鼓起三更，夢醒燈兒黑。月過西窗一角明，樹影疏疏隔。輾轉不成眠，
觸起愁千疊。盼到歸期欲盡時，依舊無消息。(059)

〈思佳客〉云：

夜夜驚魂入夢頻。驚心烽火滿江城。如今風雨西窗下，怕聽芭蕉點滴聲。
思往事，意猶驚。升沉何必問君平。他生願學鴛鴦老，無浪無風了一生。
(066)

「幽魂達旦驚」、「憑誰為我報平安」、「因君消息斷，累我夢魂驚」云云，深入刻劃出遍地烽煙中驚懼不安的靈魂。尤其咸豐七年(1857)以後，袁績懋抵達前線，面對瞬息萬變的戰事，錫璇之恐慌更是不言可喻，其〈滿江紅·聞慎菴將進兵邵武〉詞云：

歲月如馳，早換了、一番秋色。曾記得、春時始聚，匆匆又別（仲春朔日，自泉州歸。三月中，復帶兵到延郡防堵）。匝地烽煙何日靖，連番羽檄催行急。恨無端、按劍又從戎，為征客。兒女淚，空教滴。離別恨，從何說。願旌旗西去，早為奏捷（聞又有邵武之行）。談笑謾揮諸葛扇，運籌好畫張良策。愧浮生、不復事長征，隨車轍。(034)

在殷切祝福下，仍難掩無法攔阻夫婿歷險的幽怨。誰知期盼落空，袁績懋入閩未久，即戰死疆場。《清史稿》及《大清畿輔先哲傳》謂袁績懋為賊所執，「刃亂

下，醢而死」，國史館本〈袁績懋傳〉則謂其被「拋尸野外」²⁹。無論何者為實，均屬慘無人道之事。其時袁績懋三十九歲，錫璇僅三十歲。遭此巨變大慟，深閨夢碎，錫璇寫下楚辭體之長詩〈招魂〉：

余自年歲之締好兮，幸薦蘿託乎喬松。溯八載以相處兮，永無詠乎終風。方
 斡百歲而共守兮，願唱隨以相從。嗟年命之多蹇兮，天忽降我以鞠凶。痛此
 生之長逝兮，永不見君之音容。心愴惻而如割兮，氣憤懣而填胸。望天涯以
 目極兮，揮痛淚之洶洶。風蕭條而送響兮，山糾帶而崆峒。念孤城之困守
 兮，劍林立以圍攻。歎墉垣之無十雉兮，何當百萬之梟雄。外無軍兵之援救
 兮，內無粒粟以可充。慘生民之為餓殍兮，獨憂憤乎其中。日死傷以計百
 兮，哀聲徹乎蒼穹。困重而無策兮，浩氣貫乎太空。誓此身之報國兮，願冒
 矢以沖鋒。奈彼眾而我寡兮，城遂陷于蠻戎。力雖竭而志不奪兮，甘奮節而
 效忠。微軀捐於鋒鏑兮，白骨寄於蒿蓬。嗟乎！天之何忍乎，獨不鑒君之憂
 哀。憐遺孤之失怙兮，猶總角之未冠。歷山河而引輻兮，號失聲而腸斷。登
 雙峰而杳渺兮，涉建水而浩漫。山委鬱以失翠兮，雲徘徊而散亂。馬馳驅而
 不進兮，鳥忘棲而歛翰。天茫茫而地無涯兮，魂歸來兮何處，生日短而別日
 長兮，音塵隔兮歡樂阻，悼終天之失所兮，影熒熒而無主。本鶴翼以比歡
 兮，一旦失其儔侶。心惶惶而不知所向兮，淚逆流而如雨。……(563)

可謂一字一淚，哀毀逾恆，令人不忍卒讀。

三、招魂返故都，誰云蜀道遠—— 泣血尋骨、孤舟入蜀的孤寡

袁績懋慘烈殉難，然而左家姊妹之噩運並未止息。錫璇六妹左錫嘉亦於咸豐元年(1851)成婚，與其夫婿曾詠夫唱婦隨，伉儷情深³⁰。咸豐九年(1859)，曾詠授江

²⁹ 故宮藏國史館本〈袁績懋傳〉謂袁氏守順昌，誓與城共存亡，「賊尋以地雷轟陷城牆，彙擁入。績懋率家丁及親兵百人，巷戰於西門內，手刃數賊，旋為騎馬賊衝倒在地，急引刀自刎。刃鈍不能入，為賊所執，遂遇害，拋尸野外」。見傳稿 2483 號。

³⁰ 錫嘉三女婿林尚辰為錫嘉所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云：「咸豐辛亥，歸外舅太僕公為繼室。太僕公時官戶部，太夫人操持內政，敬順有禮，中饋縫紉，一己兼之。常以大義相規勉，京曹類清苦，猶能節俸寄家，為兩親壽，無闕無乏。」見《冷吟仙館附錄》，頁 32b。

西吉安府知府，舉家隨行。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圍吉安，曾詠登城固守；因內奸陸得勝、李金暘開門揖盜，太平軍長驅直入。曾詠聞變，決意一死，幸得左右規勸而強起振作，終收復城池，卻又遭陸、李二人構陷，被議落職，遂生隱退之意，擬回蜀侍親。其後受曾國藩力邀，於十月前往安徽安慶佐軍³¹。由於感念曾國藩知遇之恩，曾詠到任後竭智盡忠，傾力襄助，七個月內克復青陽、石埭、太平、涇縣等九州縣³²，終因過勞成疾，一病不起，於同治元年(1862)閏八月二日卒於軍中。錫嘉於閏八月二十五日始接到曾詠臥病消息，即時買舟往視，其〈壬戌閏八月二十五日，接李眉生鴻齋、李申夫榕寄兒子書，驚悉外子於太平營次臥病，次日買舟獨往。行至鄱陽湖，為風所阻，憂心如焚，擊楫成歌〉詩云：

孤舟一葉，日暮水隈。陰雲四塞，濤聲如雷。欲渡不渡，肝腸迸摧。東南風，東南風，胡為來。³³

憂急溢於言表，其時猶未知曾詠早已殞亡。直至九月十一日，始於舟次得知噩耗。晴天霹靂，使錫嘉痛不欲生，其〈九月十一，皖省舟次聞外子凶耗〉詩云：

蒼穹蒼穹，克孝克忠。竟不永年，胡為吉凶。(一解)我生不辰，嬰此乖戾。
願隨泉下，亮不我棄。(二解)鏖鏖鏖鏖，三舉三擲。垂垂舅姑，煢煢弱息。
(三解)江水洋洋，胡不我與。靈輻載途(余至皖，不意曾滌生節帥念及寡弱，已命人送

³¹ 瞿惠遠：《左錫嘉及其詩詞稿研究——以生平境遇為主》附錄二〈左錫嘉年表〉「咸豐十一年辛酉(1861)，錫嘉三十二歲」下述其事云：「曾詠四十九歲。吉安屢遭戰火荼毒，此年春，太平軍復來犯。曾詠登陴固守，太平軍再攻莫破，圍益急。曾詠數馳檄告大府，命將來援。然為將者陸得勝、李金暘皆降賊隸營伍者，暗與敵通；李用計使曾詠督團兵出城，陸遂開城迎敵入。曾詠聞變，拔刀自刎，左右奪其刀，不得死。復投水，眾出之，泣曰：『公死，吾輩將安歸？死無益，不如戰也。戰而勝，公之心白矣；不勝，吾輩將隨公死，不敢辭。』曾詠乃強起，選練勇五百人，遣健者入城，夜焚火藥局。敵驚譁，曾詠乘亂撓之；敵遁，曾詠收城。陸、李二人反飛書報捷，得懋賞。曾詠被議落職，懷慚無愠，並有意隱退回蜀，侍奉雙親。後陸、李事洩，十二月伏誅。時曾國藩督兩江軍，知曾詠賢，馳檄調曾詠赴皖襄贊營務。吉郡士民上書乞留，大府亦以善後事相委。曾國藩復手書敦迫，曾詠感其知己之情，於十月前往安徽安慶佐軍。」見頁131。

³² 王家璧〈孤舟入蜀圖題辭〉云：「從鮑春霆軍門超軍。霆軍連克青陽、石埭九州縣，君無役不從也。」見《冷吟仙館附錄》，頁4b。曾詠本人亦有〈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等城，積穀甚多，開倉普濟飢民〉詩，見《吟雲仙館詩稿》，頁21b-22a。

³³ 見《卷菴吟》，頁1a。

柩往豫章矣），遺孤羈旅（時嗣子稍長，在蜀；三男五女寄寓贛州，長者方十齡）。（四解）

天乎天乎！既不我生，又不我死。痛心化石，終古已矣。（五解）³⁴

錫嘉三番兩次舉劍，欲以身殉，唯念及親老子幼，不得不強忍悲愴，泣血尋骨，由安徽扶櫬回江西³⁵，親繪遺像，撰寫〈像讚〉及〈墓誌銘〉³⁶，為曾詠舉喪，吉安百姓泣涕如雨。

辦妥喪事，錫嘉即歸葬曾詠，其〈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云：

遺屬云：「父母在堂，願卿歸侍。返柩非敢望，可殯吉郡，俟兒輩成立，再扶柩歸葬。」嗚呼痛哉！君骨不歸，嘉無挈兒女獨歸理。顧此嗷嗷者，旅食異鄉，親戚隔絕，門戶孤孑，會以困窮死，否則以憂傷死，且如舅姑何也？越明年，扶柩溯江西上，間關險阻，僅乃得達。³⁷

其時戰亂未平，四處兵荒馬亂，且曾詠故里在成都華陽，路遙千里，親友中多有勸阻者³⁸，錫嘉泣曰：「亡靈在旅，舅姑在堂，子女幼弱，今不歸，無以慰舅姑，即無以慰亡靈也。盜賊波濤，吾何懼哉？」³⁹遂於同治二年（1863）八月，攜三兒五女啟程，其中年紀最長者僅十一歲，最幼者方及周歲⁴⁰。除了曾詠靈柩，還帶著曾詠

³⁴ 同前註，頁 1b。

³⁵ 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云：「當時寇盜充斥，道路梗塞，太夫人奔喪情迫，泣血赴皖，千里迢遙，獨往獨來，毫無懼心，遂扶柩由皖至贛。」見《冷吟仙館附錄》，頁 33a。

³⁶ 錫嘉有〈扶柩至吉安，追畫先夫遺像〉三首，見《卷旄吟》，頁 2a；又為曾詠撰〈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像讚〉、〈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見《冷吟仙館文存》，頁 1a-2b、4a-8a。

³⁷ 見《冷吟仙館文存》，頁 7a。

³⁸ 錫嘉有〈余歸有日矣，適佑卿族叔省三署篆吉郡，致函緩期歸蜀，賦此謝之〉詩，見《卷旄吟》，頁 2b-3a。

³⁹ 見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頁 2a。

⁴⁰ 錫嘉表弟繆荃孫所撰〈曾太夫人左氏家傳〉一文，敘述曾詠遽逝後，錫嘉孤舟入蜀、扶柩返鄉事，云：「太夫人生子三人，女子五人。大者不盈十歲，幼彌月耳。迺擯資斧，扶柩，挈細弱，五千里由水程返。」筆者前撰〈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一文，亦採其說（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頁 198-199）；唯據上引〈九月十一，皖省舟次聞外子凶耗〉詩，錫嘉自謂曾詠卒時，其親生之三男五女中，長者方十齡。錫嘉在曾詠歿後一年返鄉，然則，其時諸兒均已增長一歲。

之弟及姪二棺⁴¹，「涉九江，過洞庭，入瞿塘。孤帆數千里，弱息八九人，出沒於兵航賊艘之中」⁴²，歷經五月始抵蜀地。其時兵連禍結，不時有盜匪兵寇突擊，加上長江怒濤洶湧，風波難測，旅途之艱苦辛酸，真有筆墨難以形容者。就前者言，錫嘉一行在巫峽及黃州均曾遇險。〈巫峽夜泊，險遇盜劫，聊記其事〉云：

孤舟無伴侶，夜泊巫山下。峽風捲怒濤，星影漏乍戽。嚴霜削肌骨，猿嘯怛人鮓。水宿淒不眠，青燈光未燭。長年隔窗語，擣舌汗盈把。羣盜隱山隙，此舟安肯舍（山隙隱匿二十餘盜）。言者聲戰慄，聞者顏渥赭。獨我按劍坐，寂寂效聾啞。臨事豈弗懼，當幾懷智者。處紛雖鎮定，聲威安可假。鳴鉦震山谷，明燎燭流瀉。設疑豫事防，魑魅竟解瓦（黎明，南岸羣盜東渡而去）。達旦撫靈慟，天亦憐孤寡。⁴³

巫峽地勢險要，江水湍急，加上月黑風高，竟有二十餘盜藏匿山隙，伺機而動，同舟之人個個驚怖戰慄。群賊竟然有恃無恐，手持火把，鉦鼓齊鳴，如此大肆張揚，顯然不將船客放在眼裏。在此緊張氣氛中，錫嘉故作鎮定，按劍危坐，竟然誤打誤中，賊寇反而不敢造次，黎明遂散。危機得以解除，錫嘉情緒崩潰，撫著曾詠靈柩痛哭失聲。「達旦撫靈慟，天亦憐孤寡」二句，淒厲悲愴，寫盡孤兒寡婦無助之酸楚。

世局動盪，趁亂打劫者有之，飢民淪為盜寇者亦有之，此尚屬事理之常；最不可原諒者，則是官兵行徑竟亦有如土匪。〈黃州舟次即事〉云：

狂寇夜竄揚飛沙，人民星散紛如麻。呼號奔走不辨路，手攜背負何為家。少婦弱女行不得，垂頭相吊憐魯髻。火光燭天耀赤壁，東走西顧迷津涯。旌旗連山稱保障，兵艘列炬逆流上。乘風挾勢夜捉船，持刀逼勒乃無狀（兵士以捉船索錢）。我舟靈旗導歸葬，白刃可蹈義無讓。不然登陴謁主將，謂我有辭色

⁴¹ 錫嘉有〈余歸有日矣，適佑卿族叔省三署篆吉郡，致函緩期歸蜀，賦此謝之〉詩，其「三喪未歸，諸孤誰憫」句下注云：「瓚叔、馨姪兩柩，均未歸葬。」又有〈由豫章移瓚叔柩歸里〉詩，云：「宿歲乘輿來，今歸忽偃蹇。沈疴竟不起，悲子腸百轉。兄弟篤友愛，諾諾復款款（先夫篤於友愛）。先兄入泉壤（瓚叔自送先夫去後，遂留豫章，鬱鬱不樂，得疾而殤），誰能測修短。年運何乖戾，蘭摧及小阮（去歲馨姪、鈞姪相繼而亡）。家書未敢報，隱痛愁莫展。」由詩意觀之，曾詠之弟於曾詠赴皖後，即因病遽逝。至於馨姪、鈞姪二人相繼而亡，卻僅馨姪歸葬，可能馨姪乃瓚叔之子，為親姪，而鈞姪只是族中姪輩。

⁴² 語出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見《冷吟仙館附錄》，頁 33a-b。

⁴³ 見《卷菴吟》，頁 4a-b。

沮喪。揮刀掉臂登鄰舫，叱咤攘奪湧急浪。畏之如虎誰敢抗，寒戰慄慄愕相向。馭兵不嚴兵索饟，師出以律律豈妄，嗟哉嗟哉禍誰釀。⁴⁴

盜賊橫行，老百姓四處奔逃，其情已甚可憫，那堪官兵竟以保護為由，趁火打劫，公然登船勒索。此等人打著官府旗幟，較尋常盜匪尤為可恨，老百姓畏之如虎，若非錫嘉大義凜然，豈能全身而退？此詩固是寫自身遭遇，卻亦透露出洪楊之亂官兵節節敗退之原因。

除人為災禍外，無可避免者，尚有大自然的層層險阻：無論大風巨浪、急坡險灘，都可能面臨生死關頭。〈菩薩蠻·幽憤〉三首之三云：

輕攜八口舟如葉。傷心沒箇慈航接。生死奈何天。吟魂應解憐。巫山雲作障。巴水風生浪。素旆阻危灘。白楊蕭寺寒。⁴⁵

又〈歸自謠·扶柩舟次巫峽〉云：

山岿岿。駭浪掀天天地窄。峽聲倒捲蛟龍泣。哀猿四嘯驚魂魄。憑棺立。愁心一片隨波急。⁴⁶

描寫巨浪滔天之情狀，歷歷如在眼前。其中過叉魚灘時船幾翻覆之危急景況，更是險象環生。錫嘉有〈癸亥冬月題自繪孤舟入蜀圖於叉魚灘舟次〉詩記其事，詩前並有一長序，由初與曾詠結縉敘起，說明過叉魚灘之緣由及遇險經過。序云：

情天浩浩，女媧莫補缺陷之天。愁海茫茫，精衛難填沉淪之海。……悲風起自皖江，魂驚鏡破；痛語傳於雲嶺，心折釵分。傷哉！欲尋跡於泉臺，誰憐白骨；偶偷生於塵網，我獨青燈。生死為難，去留無路。對遺札而神傷，願隨同穴；望斷絃之再續，莫負他生。膝前黃口，嬉笑嬌嗔；堂上白頭，朝風暮雨。故國茫然，家山何在。淒迷古渡，雨零薄命之花；黯澹荒州，雪壓斷腸之草。烽煙四塞，天地孤舟；愁病一身，波濤萬頃。付殘喘於浮雲，膽懸若斗；奠蜀醪於逝水，心醉如泥。山勢崔嵬，灘聲濟泮。撫三棺而痛哭（是歲弟、姪雙亡），草木皆悲；仗一葉之慈航，蛟龍潛伏（行至叉魚灘，舟為亂石所破，勢將沉沒；灌酒悲歌，霎時風平浪靜，若有神助）。中流飄泊，彼岸難登。百感如焚，前途似漆。因此繪圖寫影，作序放歌，以記其事云爾。

⁴⁴ 同前註，頁 3b-4a。

⁴⁵ 見《冷吟仙館詩餘》，頁 11b-12a。

⁴⁶ 同前註，頁 12a。

詩云：

孤舟搖搖向何處，旖影飄飄指歸路。愁雲四塞雁獨飛，落月滿江弔淒苦。吁嗟乎！朝復朝兮夕復夕，生兮死兮兩愁絕。雙親倚閭兮目斷，遺孤唬笑兮環膝。天空濛兮無情，日慘淡兮失色。山糾紛兮塞衢術，水澎湃兮懸絕壁。石筍磷磷森劍戟，伏蛟掉尾巴水裂。篙師擣舌魂膽驚，獨我撫棺腸寸折。蜀鵲嘯血煙冥冥，猿猴悲嘯草木腥。遺書懷中字不減，心香誓慰君之靈。⁴⁷

又魚灘亂石尖利，船為所破，加上風大浪大，幾於覆沒，錫嘉撫棺長號，驚天地而泣鬼神，風乃遽止，竟至無恙。錫嘉將種種情狀繪為〈孤舟入蜀圖〉，悽惻慘怛，讀之令人涕下，時人爭相題詠，《冷吟仙館附錄》所收題辭，即有三十八篇題此圖之作，可見其撼動人心之一斑。

五個月來歷盡艱險、飽受驚嚇，錫嘉一行終於同治三年(1864)一月九日抵達成都，卻因該日恰為其家姑壽辰，未敢貿然現身。錫嘉有詩〈扶柩至家甲子正月十日〉，記載會面細節，淒楚至極，令人不忍卒讀：

酸風淒淒萬木折，水涸舟膠石沙咽。哀猿斷腸鵲嘯血，行行一百五十日（去歲八月由吉安起程，水涸舟逆，行頗稽遲）。篙師指點芙蓉城，是耶非耶搖心旌。焚香奠酒泣且告，慰君積歲思鄉情（先夫在外十八載，恆思歸里養親）。波渺渺，天浩浩；舟兀兀，依霜堡。且緩呼奴報歸旒，今日萱堂祝壽考（九日抵省，適君姑壽辰，未敢令人稟報），敢向歡筵觸煩惱。孤燈坐達旦，憂心怒如擣。到此不能隱，傷哉劇分曉。靈輻暫後隨，縑衣易白縞。魂兮歸來路了了，紙灰翩躚入林杪。林杪迴風驚墮鴉，挽歌發聲引塗車。曾聞故里多桑麻，鳳山之麓龍潭窪。藜藿苦竹衡門遮，結褵十載闕執匱。閒關今始歸君家（家在城北四十餘里），歸來問訊愴莫對。上堂初肅舅姑拜，舅姑悲傷妾心碎。長跪致辭重勸慰，兒骨歸來兒婦在。諸孫呱呱今有戴，舅姑年高見慈愛。晨昏強顏為君代，體君之誠敢懈怠。一一苦心須擘畫，佳壤未卜我心瘳。于田號泣天如晦，北風颼颼警寒籟。⁴⁸

按：曾詠離家十八載，與錫嘉成婚十二年，始終未及歸省。素未謀面的媳婦首次拜見公婆，竟是全身縞素、帶著三具棺木及八個黃口小兒而來，且抵達時恰逢慈萱壽

⁴⁷ 見《卷旆吟》，頁 4b-6b。

⁴⁸ 同前註，頁 6b-7a。

誕，「今日萱堂祝壽考，敢向歡筵觸煩惱」，造化弄人，竟至於此。錫嘉不知如何向公婆說明情況，尤其不忍在吉日稟告慘事，只得在外暫宿，通宵達旦，憂心如擣。其〈江右舟次作家書泣成〉二首之二云：「踟躕復踟躕，淚滴滿紙紅模糊。祕書告伯叔，莫竟直言達舅姑。皤皤鬚鬢，倚門倚閭。」⁴⁹正是「孤燈坐達旦，憂心怒如擣」之注腳。然而瞞得一時，事實終須面對，「靈輻暫後隨，纈衣易白縞。魂兮歸來路了了，紙灰翩躚入林杪」四句，寫孤兒寡婦一身縞素，引著靈車，緩緩而行，一路紙灰飛揚，靈旛飄飄，場面慘不忍睹。歷經生離死別的巨創及九死一生的磨難，錫嘉終於完成曾詠遺願，代夫歸侍舅姑；曾詠亦得以安葬故土，錫嘉的婚姻至此完全畫下句點。同年，洪秀全自盡，其子洪福瑱亦被誅，太平天國宣告滅亡。此一戰亂，誠為左氏姊妹婚姻、家庭無法擺脫的魔咒。

四、結 語

晚清陽湖左氏一門，才女輩出，左婉洵、左錫蕙、左錫璇、左錫嘉、曾懿、曾彥、袁毓卿，都是其中之佼佼者⁵⁰。錫璇、錫嘉二人詩詞書畫兼擅，聲名尤為卓著，且皆與夫婿伉儷情篤，卻未能同偕白首，短短幾年相知相守，只落得綿綿無絕的辛酸淒楚。錫璇八年來與袁績懋聚少離多，備嘗寂寞況味之外，還須日夕為其安危憂懼，結果噩夢成真，袁氏之殉難成為她終身的折磨。錫嘉的婚姻生活雖較錫璇略長，亦不過十二年，且曾詠病歿，錫嘉泣血尋骨、孤舟入蜀之經歷，椎心瀝血，誠屬可歌可泣。

二人之遭遇如此淒涼，故不約而同均以「卷菴」名篇。錫嘉之《冷吟仙館詩稿》，基本上依其生活經歷編次，其中《浣香小草》是閨中所作，《吟雲集》寫婚後夫妻生活，《卷菴吟》、《冷吟集》則是嫠居以後之作⁵¹。《卷菴吟》即寫扶柩歸里之事。卷前有顧印愚小序，云：

⁴⁹ 同前註，頁 2a。

⁵⁰ 諸人關係，詳見林政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一文。

⁵¹ 宋育仁云：「太夫人所為詩，凡《浣香小草》一卷、《吟雲集》二卷、《卷菴吟》一卷、《冷吟集》四卷，以編年為甲乙。《浣香小草》則閨中時所作也，《吟雲集》則及曾公存時，《卷菴吟》、《冷吟集》則嫠居以後至於今茲。平生遭遇，盛衰之境，悲愉欣戚之情，蓋具於此矣。」見《冷吟仙館詩稿·序》，頁 8b。

《卷菴吟》者，太夫人丁柏舟以後扶柩歸里舟中之作，改號冰如，矢志靡他。⁵²

卞寶第為曾詠之《吟雲仙館詩稿》作序，亦云：

《吟雲仙館詩集》者，華陽曾吟村太僕所撰，太僕歿而左夫人小雲編錄之者也。其合編之《浣香小草》、《吟雲集》及《卷菴吟》、《冷吟集》暨詩餘各若干卷，則小雲夫人之作，而前三卷作於太僕存時，故題曰《吟雲》；後五卷作於太僕既歿之後，故取拔心不死，勵志冰霜之義，題曰《卷菴》、曰《冷吟》云。⁵³

按：《爾雅·釋艸》：「卷施草，拔心不死。」《廣韻》作「卷菴」，亦即〈離騷〉之「宿莽」，故郭璞〈卷施贊〉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⁵⁴ 上引諸說均以拔心不死喻錫嘉面對橫逆之堅毅意志，此固然是；錫嘉詩中往往亦使用此意象，如「井泉凝波波不起，卷施拔心心不死」、「寸草拔心心不死，上堂黽勉職觸箴」等語，俱是其例⁵⁵。然〈感傷〉二首之一云：

卷菴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作賦竟誰憐寡婦，上書何以慰雙親。

春風草草留遺愛，斷夢星星證宿因。從此梅花零落盡，不知天地有陽春。⁵⁶ 顯然又以「卷菴心苦」自喻。按：李白〈寄遠〉詩十一首之九云：「卷施心獨苦，抽卻死還生。」⁵⁷ 上引〈感傷〉詩意，蓋本於此。然則，「卷菴」云云，自應兼有二層意義。

至於錫璇，《清史稿》謂其撰有《卷施閣詩集》，此名未見他書記載，筆者獲見之本錫璇詩詞集，均名「碧梧紅蕉」，亦未有與「卷施閣」相關之名目。然而上文提及筆者曾獲睹錫璇畫作一幅，其題款即為「歲次甲申季夏卷施閣老人為念繩次孫作」。錫璇生於道光九年己丑(1829)，至光緒十年甲申(1884)已五十六歲，故

⁵² 見《卷菴吟·序》，頁 1a。

⁵³ 見《吟雲仙館詩稿·序》，頁 3a。

⁵⁴ 見《藝文類聚》卷 81 所引。

⁵⁵ 前者見〈西巖曲〉，後者見〈病中感作〉二首之二；分別見《冷吟集》(一)，頁 10a-b 及頁 1a。

⁵⁶ 見《卷菴吟》，頁 2b。

⁵⁷ 見《全唐詩》，卷 184，頁 1879。

自稱「卷施閣老人」，可見錫璇後來亦以「卷施閣」作為室名及書名。對應姊妹二人同等傷痛逾恆之經歷，錫璇對「卷施」二字之取義，必然亦是兼有「心苦」及「抽卻死還生」之意義。前引錫嘉〈感傷〉詩所謂「卷施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豈非二人共同之寫照？

按：錫璇、錫嘉命運乖舛，來自於袁績懋及曾詠之時運不濟。上文論及袁氏之仕宦經歷，引致其悲慘結局之原因有三：一是得罪權貴，致被不公平分發。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翰林院咨文及故宮所藏吏部來片，知袁績懋散館時為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初四日⁵⁸，而考試試差乃在咸豐元年(1851)四月二十日⁵⁹，此即《大清畿輔先哲傳》所謂尚書祁雋藻拔其卷置第一，而執政以他事嗾言官劾之一事。可證袁氏確遭刻意打壓，以致無法留在京師發展。二是袁氏父母相繼過世。據故宮所藏袁績懋出身履歷片，袁氏咸豐元年五月初六丁父憂，四年(1854)又丁母憂，至七年(1857)方始服滿起復，甚且以捐官方式「捐道員，分發福建試用」，以致職位低微。三是適逢太平天國之戰亂，致壯烈犧牲。其中影響最大者，厥為第三點。至於曾詠，原任吉安知府，民安物阜，頗有政聲。若非吉安被圍，部將通敵而城破，當不致落職，自然亦無由發生為曾國藩效力以致勞瘁殞命之事，故其關鍵亦在於太平天國。自錫璇、錫嘉成親，此項因素即如影隨形，操弄二家命運，正所謂劫數難逃。「卷施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亂世才女，其處境如此淒慘，殊堪悲憫。

⁵⁸ 該咨文云：「翰林院為彙報事，本院自五月二十六日起，至六月二十五日止，內于六月初四具奏坐充滿洲日講起居注官一摺，又同日會同內閣具奏，帶領散館編修袁績懋補行引見一摺，均經抄錄原奏，知照在案，此外並無具奏從內。」見內閣大庫檔案 129871-001 號。

⁵⁹ 見故宮博物院所藏「袁績懋傳包」之六吏部送袁績懋出身履歷片，傳稿 1304-6 號。